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〔清〕李懷民輯評 張耕點校

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

〔清〕李懷民 輯評
張 耕 點校

中
華
書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/(清)李懷民輯評;張耕點校. —
北京:中華書局,2018.12

(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)

ISBN 978-7-101-13566-4

I.重… II.①李…②張… III.唐詩-文學流派研究
IV.1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260947 號

責任編輯:許慶江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

[清]李懷民 輯評

張 耕 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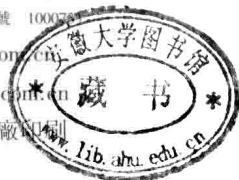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 $\frac{3}{4}$ 印張·2 插頁·270 千字

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~3000 冊 定價:4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3566-4



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學者對文學的認識、思考、研究和總結，是以多種形式書寫、流傳並發生影響的，有的是理論性的專著，有的是隨筆式的評論，有的是作品前後的序跋，有的是作品之中的評點。這些典籍數量豐富，種類衆多，涉及各個時期的不同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，以及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體文類。對這些典籍文獻的收集、整理，在近百年來，一直是學術界著力的重點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

爲了進一步推動這一工作的進展，我們組織了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，選擇歷代具有代表性的、比較重要的典籍，採用所能得到的善本，進行深入的整理。因各類典籍情況差異較大，整理的方式也因書而異，不求一律，或校勘，或標點，或注釋，或輯佚，詳見各書的前言與凡例。《叢刊》的目的，是系統地爲學術界提供一套承載著中國古代學者文學研究成果的，內容更爲準確、使用更爲方便的基礎資料。我們熱切地期待學術界的同仁們參與這一澤惠學林的工作，並誠摯地歡迎讀者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六年六月

點校說明

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是清代「高密詩派」代表人物李懷民輯選、點評的一部詩學著作。它在形式上仿照唐張爲的《詩人主客圖》，將中晚唐三十二名詩人（含「補遺」）分別列入「清真雅正主」「張籍和」「清真僻苦主」「賈島門下，依照風格的相似和成就高低分爲主、上入室、入室、升堂、及門等品級；並通過對選錄的上述詩人九百五十首五言律詩的點評，比較系統地表達了對中晚唐詩特別是「寒士」詩的看法，爲我們從另外的角度觀察中晚唐詩提供了借鑒，至今仍有一定的價值。

李懷民（一七三八—一七九三），名憲噩，號石桐、十桐，以字行。乾隆間諸生，高密詩派的創始人，著有《石桐詩抄》、《十桐草堂集》。在他之前，王士禛（阮亭）、趙執信（秋谷）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曾對全國有很大的影響。「王以神韻縹緲爲宗，趙以思路剗刻爲主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百七十三），天下翕然從之。與這兩位鄉賢的主張不同，李懷民對歷史上貧寒之士的詩作更爲關注，所謂「一室嘯呼而約其才，爲苦吟，爲孤索。要皆

各得性情之正，而不流爲淫哇」（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》）。在學詩路徑上，也與明以來盛行的詩必盛唐相異，以爲「未下學而驟欲上達」（同上）並不現實，建議從中晚唐詩入手。這也是他輯選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的直接原因。

李懷民的詩學主張起初只在高密附近較小的範圍產生影響，認同其主張並嘗試創作的多爲親族、故舊。後來其弟李憲喬（少鶴）筮仕粵西，廣與交遊酬唱，影響逐漸擴大。李憲喬去世後，他的一些追隨者劉大觀、李秉禮（松圃）等將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刻版流傳。

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出版後，因爲內容的新穎和特別，受到廣泛的歡迎，導致了若干版本的出現。大體來說，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的版本可以分爲兩個系統，即劉本和趙本。其中劉大觀與王甯焯等嘉慶間刻於京師的版本（據文中按語，「補遺」當出自王甯焯之手）不但較早，而且內容完整、楮墨精良，堪稱最善，爲後來許多版本所沿襲。山東萊陽陸堂趙擢彫刻本雖在時間上亦屬較早，但疑點較多：首先是詩的編排次序異於劉本，其次點評內容差異巨大，大量詩的點評均付闕如，亦有相當數量詩的點評被闕割成寥寥數字，而且從版式上看，眉目模糊，遠不如劉本，很像匆匆刻就。總體來看，此本質量遠遜於

劉本。

此次點校即以嘉慶間劉大觀刻本爲底本（以下簡稱嘉慶本），同時以咸豐間趙子繩校刻本爲校本（以下簡稱咸豐本）；所選詩歌部分，並以《全唐詩》參校，列出異同，以供讀者參酌查考。點校的原則是：除避諱字、明顯誤字徑予改正外，儘量不改動底本；底本與校本文字雖有差異而可兩存者，只在校記中說明；底本顯誤而校本正確者，從校本，並在校記中說明。原書作者小傳與作品分別編列，一人二出，略嫌繁複，此次亦稍作編輯，省併爲一。特此說明。

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系首次整理出版，限於點校者的見聞和學力，其中一定存在不少錯誤之處，敬祈讀者不吝賜教。

張耕

二〇一八年七月於北京

序

余與高密李少鶴先生同官粵西時，臨川李松圃爲寓公，稱嶺南三友。松圃及余皆從少鶴學詩，而少鶴又受詩法於其兄石桐先生。石桐嘗哀錄貞元以後諸家五言律詩，仿張爲例重定中晚唐詩主客圖，尊張、賈爲主，而以朱慶餘、李洞以下諸賢爲客，學者宗之。因以石桐爲張客，少鶴爲賈客，曩余所刊《二客吟》者是也。是選搜擇精審，句評字勘，稱量高下，直與古人精神命脈相引接，其持論欲使世之觀是圖者，求爲古之豪傑，一洗時俗鄙瑣之見，又非止以格律、對偶求工於字句之間而已。石桐、少鶴遺集前既與松圃梓以問世，今復取是書商定付刊。嗟乎！石桐已矣，余與松圃數十年流連唱酬，研窮聲律，於此道少有所得，沿波討源，指歸斯在，先河後海，本不可誣，寧敢私爲枕中秘哉！廣其傳，所以報也。嘉慶乙丑嘉平望日邱縣劉大觀序。

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

計敏夫《唐詩紀事》：張爲作《詩人主客圖》，序曰：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，以法度一則也。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，上入室楊乘，入室張祜、羊士諤、元稹，升堂盧仝、顧況、沈亞之，及門費冠卿、皇甫松、殷堯藩、施肩吾、周元範、祝元膺、徐凝、朱可名、陳標、童翰卿；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，上入室韋應物，入室李賀、杜牧、李餘、劉猛、李涉、胡幽貞，升堂李觀、賈馳、李宣古、曹鄴、劉駕、孟遲，及門陳潤、韋楚老；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，上入室蘇郁，入室劉畋、僧清塞、盧休、于鵠、楊洵美、張籍、楊巨源、楊敬之、僧無可、姚合，升堂方干、馬戴、任翻、賈島、厲玄、項斯、薛壽，及門僧良乂、潘誠、于武陵、詹雄、衛準、僧志定、喻鳧、朱慶餘；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，上入室陳陶、周朴，及門劉得仁、李溟；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，上入室李群玉，入室司馬退之、張爲；以武元衡爲瓌奇美麗主，上入室劉禹錫，入室趙嘏、長孫佐輔、曹唐，升堂盧頻、陳羽、許渾、張蕭遠，及門張陵、章孝標、雍陶、周祚、袁不約。共六主七十八客。余嘗讀其詩，皆不類。所立名號，亦半強攝。即如元、白、張、

劉，當時統謂元和體，爲乃獨以元稹屬白居易，而張籍、劉禹錫更分承之李益、武元衡，誠不知其何所見？以韋應物之沖淡，獨步三唐，宋人論者，惟柳宗元稍可並稱，而乃僅入孟雲卿之室，且與李賀、杜牧比肩，何其不倫耶？其他不可勝舉。至其所標目，適如司空表聖《二十四品》，但彼特明體之不同，非謂人專一體，且即六者，亦不能盡體矣。是蓋出奇以新耳目，未爲定論也。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，稱量其體格，竊得兩派焉：一派張水部，天然明麗，不事雕鏤，而氣味近道，學之可以除躁妄、祛矯飾，出入風雅；一派賈長江，力求嶮奧，不吝心思，而氣骨凌霄，學之可以屏浮靡、卻熟俗，振興頑懦。二君之詩，各有廣大奧逸、宏拔美麗之妙，而自成一派。一緒所延，在當時或親承其旨，在後日則私淑其風，昭昭可考，非余一人私見。慨自明季歷下、竟陵諸公互主騷壇以來，各立門戶，不本於古，使學者人於歷下則非竟陵，遁於竟陵則誚公安，迄無至是，豈知古人派別依然具在，特不肯降心一尋耳。予每欲聚集諸家，分承兩派，訂成一書，嫌於創始，或驚俗目，喜得張爲《主客圖》，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而推廣之，雖所用不當，而取義良佳。謹依其制，尊水部、長江爲主，而入室、升堂、及門，以次及焉，庶學者一脈相尋，信所守之不謬，且由淺入深，自卑至高，可以循序漸進，不至躐等也。

今之選唐詩者，大概古今並收，以希各體俱備之目，且矜尚七言詩，利其句長調高，便於諷詠，不知七言律詩，唐人不輕作，嚴滄浪曰：「七言難於五言。」余嘗考唐詩，王、楊、盧、駱，絕無七言近體；燕、許稱大手筆，張止十二篇，蘇十三篇；沈、宋律體之始，沈七言十六首，宋止三首而已；崔司勳《黃鶴樓》千古絕唱，然此篇及《行經華陰》一首，合生平纔兩首耳；其他如王龍標亦止二首，李東川八首，高達夫七首，岑嘉州十一首。凡初、盛名家，俱各寥寥。杜工部、王右丞、劉長卿稱七律最多，然合五言對較，曾不能及其半。由此觀之，唐之不輕作七言明矣。元、白、劉夢得沿及北宋，其風少熾，然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。今則匝街遍市，無非七律填滿，使世之爲七律者約其意，降其格而爲短章，則並不能成語矣。夫不學短律而爲長律，猶不學步而趨也。唐人之所以專攻五言者，唐以此制科取士，例用五言排律，其他朝廟樂歌，亦類用長排體，蓋取其體制宏整、法度嚴密，使長於才者不得濫其施，裕於學者可以勉而至，故唐二百八十年間，士子鏤心刻骨，研煉於五字之中，其理則本於經，其材則取於《選》，當時相矜相賞，總是此事。夫是以唐多詩人，詩盡能工，不然，何不謂「吟成七個字，撚斷數莖鬚」耶？今略五言而學其七言，是棄其長而用其短也。吾之訂唐詩而不及七言，誠欲力矯此弊，倘能由此而精之，因其體而充之，三唐七言具在，固

自各能得所宗主矣。至若古體詩，或當別有支派，似非可專取於唐者，請異日細論之。

自故明以來，學者非盛唐不言詩，於是乎襲爲渾淪宏闊之貌，飾爲高華典冊之詞，至前、後七子而其風益盛矣！余讀其詩，貌爲高華，內實鄙陋；其體不外七言律，其題半屬館閣應酬，更可笑者，大半仗「中原」「紫氣」「黃金」「風塵」等字希圖大聲，宜袁氏兄弟譏明三百年無詩，可存者《掛真兒》《銀柳絲》小令而已。此論誠過當，然盛唐實不易學，前輩謂學《選》體者讀初唐，學盛唐者看中、晚，學唐人者讀宋詩。蓋以初唐之與六朝，永貞、元和之與開、寶，北宋之與五代，時相近，人相接，其心法相授，屢降而不離其本，特氣運遞遷，高者漸低，深者或淺，幽隱者或顯露，渾淪者或說破矣^①！後學徒厭其淺卑顯露，而務爲高深渾淪，是未下學而驟欲上達也。吾謂淺卑者實與人以可近，顯露者正與人以可尋，升其堂不患不入其室，故宋人不可輕也。但宋自西崑混擾以後，詩體頗難辨，又多染五代之習，流爲尖酸粗鄙，學者未能得其骨格而襲其皮貌，則敗矣！學詩者誠莫如中、晚，中、晚人得盛唐之精髓，無宋人之流弊，又恐晚唐風趨日下，而取晚之近於中者，類爲一家，言雖稱兩派，其實一家耳，學者潛心究覽，久久自入於初、盛，譬由門戶而造堂奧也。

予家藏書不多，耳目所接，積之既久，以私意潛究，有似淵源可尋，然尚不敢自信，後

得龔半千《中晚唐詩紀》，間載原本傳序，據所稱張、賈弟子，頗與鄙見相合；又檢明楊升庵《詩話》，言晚唐之詩分爲二派：一派學張籍，一派學賈島，詩皆五言律。鄙意竊喜：古人已有定論，用修諒非無據。但用修又云：其體起結皆平平，前聯俗語十字，一串帶過；後聯謂之頸聯，極其用工；又忌用事，謂之點鬼簿，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，所謂「吟成五個字，撚斷數莖鬚」也。余嘗笑之，彼視詩道也狹矣！《三百篇》，皆民間士女所作，何嘗撚鬚？今不讀古而徒事苦吟，撚斷筋骨亦何益哉？真處禪之蝨也。據用修此論，真是粗心浮氣耳。雖聞二派之名目，實未睹二派之實也。《三百篇》，民間士女不曾撚鬚作詩，亦曾切合平仄、較量聲律乎？且如文公多才，演成《雅》《頌》，其《國風》所陳，不盡出文人，凡變風淫辭，悉可尤而效之乎？杜工部詩苦致瘦，孟浩然眉毛盡脫，王右丞走入醋甕，是皆盛唐大家，用修所心慕者，且謂獨不撚鬚乎？至謂其起結平平，將何者方謂不平？渠自不平，用修未見耳。其云「前聯俗語十字，一串帶過」，此正中、晚善學初、盛處。初、盛人平舉板對而氣自流動，總提渾括而意無不包，降格而下，力量不及，則不敢妄襲其貌，於是化平板而爲流走，變深渾而爲淺顯，乍看似甚易能，細按始驚難到，要其體會物理，發揮人情，實能得初、盛人內裏至詣。最可怪者，中、晚人皆着意三四，至後聯往往帶

過，雖琢對精工，意不在此，用修不暇致詳，而顛倒說來，真負古人苦心。至若詩之用事，審其可用則用之，非主於不用，亦非主於用。陸士衡云：「徵實難工，翻空易巧。」《詩品》云：「清晨登隴首」，羌無故實；「明月照積雪」，詎出經史？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此皆閱歷有得之言也。中、晚人惟知力量不逮初、盛，深恐用事則意爲所用，反成疵累，而或意之必須借事以發者，然後用之，用則其事不必從乎其舊，而翻新之，又或其事不必與吾詩相符，而巧合之，其中神妙，又自難言。若止如後人之用事，徒事誇多鬥靡，即極切合妥當，豈免爲點鬼簿哉？天地間文章祇在當前，搜得出便成至文，鍾記室曰：「思君如流水」，既是即日；「高臺多悲風」，亦唯所見。梅宛陵曰：「發難顯之情於當前，留不盡之意於言外。二語實盡古今詩法。必如用修言，是驅天下人盡爲牛鬼蛇神而後快，恐詩道不如此也。且用修之詩務闊落而乏靜細，矜才麗而欠真切，彼固詡詡以盛唐自命，豈知五霸三王之罪人也，究何曾細心味乎張、賈兩派之妙，徒見清真瘦削，非「九天閭闔」規模，便存一卑視之心，吾恐晚唐人筋骨不失仙人清羸，而用修實遭降肱之困也，自處於禪而不知，尚暇譏人爲蝨耶？

吾鄉阮亭先生，爲詩不能盡脫時蹊，其論「俗」字甚精，即如老杜詩中之聖，阮翁指稱

其「綠垂風折筍，紅綻雨肥梅」等句爲俗；明高季迪《梅花詩》三百年無異辭，阮翁謂其「雪滿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」爲真俗，是真巨論也。按工部以「垂」字形容風竹，以「綻」字刻繪雨梅，時人所謂工於匠物也；季迪以「高士」「方梅」之品，以「美人」比梅之質，又時人所謂妙於品梅也，而阮翁總斷曰俗。彼豈好翻案哉？良謂詩之忌俗，猶詩之貴清，在神骨而不在皮膚。果其不俗，雖亂頭粗服，無礙其爲美女；而苟俗也，即荷衣蕙帶，終不得謂之仙人。世之論者不及見此，而誤以元輕白俗按四字東坡亦帶言甚輕，非如今人所論。之俗爲俗。樂天爲詩，八十老嫗亦解，彼固好以俗情人詩者，而曰：「十首秦吟近正聲。」是則大不俗矣；陶元亮曰：「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。」王摩詰曰：「五帝與三王，古來稱天子。」宛肖不讀書人口吻，是俱謂之俗乎？俗在骨不在貌，俗關性情，不關語句；王鳳洲謂擬《騷》賦不可使不讀書人一見便曉，此等見識，正萬俗之源也。後世人大半爲此等論所誤，故爲辨「俗」如此。

張、王固以樂府名，然惟後人祇知其樂府耳。當時謂之元和體，寧單指樂府哉？且水部自標律格，其近體固當與樂府並重，後人乃謂鴻鵠之腹毳，直目論耳！《紀事》稱賈島變格入僻，以矯艷於元、白，元、白誠無可矯，遂啓後人妄訾，乃謂元、白、郊、島總病一

「俗」字，元、白譬若袒裼裸裎，郊、島等之囚首垢面，無論所譬不當，即如其言，亦非俗也，吾故云今人錯認「俗」字。但元、白、劉夢得，恐學者利其省事，流爲率易；貞曜無近體；吏部祇能古作，故皆不錄。

鍾記室《詩品》詳推漢、魏、晉人之詩，而定其源所從出，別爲上、中、下三品，遂資後人口實。余按所品亦實有未允者，然記室亦特就詩論詩，明其體格相近，非真見其一脈相傳也。至所論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；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陽爲輔；又曰孔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陳思入室，潘、陸諸子自可坐於廊廡間矣，此誠千古不刊之定論。即起諸賢而問之，亦應首肯，況余選《主客圖》，初非敢如記室之尚論其淵源所自俱有明徵，特效哀輯焉耳。至圖中所列及門，不無斷以己意，要皆會昌以後人；又據升庵晚唐兩派之說。即有不盡然者，或亦非古人所深罪也。耳目不廣，姑就所見引列，其有遺賢，後當補入。

自《記事》定爲初、盛、中、晚之目，學者遵之。劉隨州開元進士，而派入中唐；馬戴與賈長江、姚武功同時，而別爲晚唐，是蓋以詩爲升降也。然朱慶餘格律如水部，而不免爲晚唐，僧清塞僻澀如李洞，而無礙其爲中唐，亦似有不可盡憑者。余但因其體格之相近者，次爲先後，並時代亦不拘，實非敢妄爲等殺，觀者幸勿泥執。

宋儒之理誠不可爲詩，而詩人實不能離。其言書情，即正心之學也。發乎情，必止乎禮義。

其言匠物，即格物之學也。故其詩曰：「君吟三十載，辛苦必能官。」特唐時儒教不純，或雜佛、老，然王仲初曰：「君子抱仁義，不懼天地傾。」固已知孔氏之教矣！李太白思復雅樂，杜工部自比稷、契，元、白、張、王、韓文公、孟夫子各出其讜言正論以維持世教，是知唐詩雖小道，實與《三百》之義相通，但其間遇有隆替，才有大小，其升之廟廊而恢其才，則爲樂府、爲雅頌；非然，即一室嘯呼而約其才，爲苦吟，爲孤索。要皆各得性情之正，而不流爲淫哇。唐之盛也，道德渾於意中，和樂浮於言外；及其衰也，氣節形於激烈，名義著爲辨說，而凡李義山、段成式、溫飛卿、韓致光等淫詞艷語不足以淆之。故余定中、晚以後人物有似於孔門之狂狷：韓退之、盧仝、劉叉、白樂天，狂之流也；孟東野、賈島、李翱、張水部，狷之流也。後世人不識，或指其言爲俗劣，爲粗鄙，爲直率，爲妄誕。嗚呼，是皆浮沉世故、居心不正者徒以香情麗質爲雅耳！古人固已先知之，乃曰：「今時出古言，在衆翻爲訛。」又曰：「所得非衆語，衆人那得知？」彼固衆人，安得不以衆人之見爲見耶！吾定《主客圖》，竊見張、賈門下諸賢，微論其才識高遠，要之氣骨稜稜，俱有不可一世、壁立萬仞之概。夫是以與時鑿枘，坎坷多而遭遇難。然司空圖不事朱溫，顧非熊高隱茅山，馬虞